

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列

二战始末

(美国观点)

(美)威廉森·默里 阿伦·米利特 著 邵文实 王爱松 译

联合军种、后勤、情报，以及平衡的战略决策，是同盟国取胜的法宝。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列

二战始末

(美国观点)

(美)威廉森·默里 阿伦·米利特 著 邵文实 王爱松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战始末(美国观点)/(美)默里,(美)米利特著;邵文实,王爱松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A war to be won

ISBN 978-7-214-15345-6

I. ①二… II. ①默… ②米… ③邵… ④王…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2752 号

A War To Be Won: Figh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y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 Millett

Copyright © 2000 by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 Millet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5-085

书 名 二战始末(美国观点)

著 者	(美)威廉森·默里 阿伦·米利特
译 者	邵文实 王爱松
审 读	彭训厚
责任编辑	汪意云 曾 偲
责任编辑	王列丹
装帧设计	黄 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36.75 插页 2
字 数	56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5345-6
定 价	7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战争。它不但继续了一战对士兵的杀戮,而且将屠刀直指无辜的平民,其规模自三个世纪以前的“三十年战争”^①以来,在欧洲闻所未闻。在东线,二战的可怕之处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战斗。有时,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的殊死搏斗似乎永无止境。从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到1944年5月初的克里米亚半岛战役,投入成千上万士兵的军事行动日以继夜地持续着。随后,经过不到一个半月的停火,在1944年6月底,苏联军队袭击了德国军队,东部战场的激烈战斗片刻未停,直到希特勒政权垮台。1944年6月以后,西线爆发了一场类似的战争。在进攻日,英美联军在诺曼底海岸发起水陆两栖攻击,开始了在欧洲北部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才告结束。

世界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激战,又因民族主义的种族思想而加剧,因千百年来构成战争特征的对荣耀、贪欲、恐惧和复仇的渴望而加剧。纳粹德国信奉的世界观建立在一种“生物学”的世界革命的基础上——直至1945年5月初于柏林的“元首地堡”自杀为止,阿道夫·希特勒一直鬼迷心窍地追求这种革命。纳粹的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和其他“次等种族”,奴役波兰人、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复兴雅利安人——即德国人——的世界统治者的恰当地位。到战争结束时,纳粹已杀害和处死了至少120万名非德国平民和囚徒。

在亚洲,随着日本在1937年夏季全面侵入中国,日本开始了一场烧杀掳

掠的战争,其残酷程度自13世纪初蒙古人侵之后闻所未闻。当日本人对中国士兵和百姓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时,他们又给屠杀增添了一项新内容。

面对轴心国力量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大举侵略活动,其他国家又以暴还暴,以牙还牙。到战争结束时,惨遭对阵双方杀害的平民百姓的人数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了死于战场的人数。西方因德国人十恶不赦的罪行而对他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进行的惩罚,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所发起的“联合轰炸机攻势”为顶点。四年的狂轰滥炸,继之以地面入侵,差不多毁坏了中部欧洲除布拉格和维也纳之外的所有城市。德累斯顿、汉堡、华沙、柏林和科隆,像其他城市一样,变成了一堆瓦砾。带有种族气息的复仇心态也许促使美国做出决定,用燃烧弹轰炸东京,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平民,使这些城市变成一片废墟。然而,尽管如今大多数60岁以下的自由民主党人都对这些轰炸战役深恶痛绝,但在欧洲的“联合轰炸机攻势”和对日本的轰炸,不仅反映了西方的一种道德信仰,而且反映出这样一种深信不疑的看法:这种空中打击可以终止一场对士兵和平民来说都变得日益恐怖战争。

归根结底,除了拿起武器战斗,否则是不可能战胜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美国、英国、苏联和它们的盟国不得不于全球各地的空中、陆地和海上与对手展开较量。仅凭道德的正义感是打不了胜仗的。邪恶的动机不一定是自身破坏的起因。一旦介入,战场上就只剩下必须要赢或输的战争。因为轴心国的行动和战术技能(这些技能又因疯狂的民族主义和思想信仰而在战场上得到强化),以及警察国家的控制,赢得这场“正义的战争”被证明是一件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

进行二战不仅需要动员和装备大量军队,还需要将这些部队部署到遥远的地方——对美国来说,要跨越两个辽阔的海洋。它还需要在三个方面创建军事力量:在陆地和海洋的上空;在整个大陆板块;在海面和海底。德国凭借1940年5月的空中和地面部队的闪电战,率先走上联合军种作战的道路。但同盟国适应了这种作战方式,并形成了最终证明优于德国的自己的空地作战部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盟国的两栖部队——融空中、陆地和海上部队于一体的部队——使在非洲、意大利和法国的登陆行动成为可能。太平洋地区的空中—海上—海底—两栖海上战役宣告了日本的末日。

后勤优势是同盟国获胜的关键，美国“民主武库”的角色带来了迥然的不同。美国不仅承担了太平洋海战的大部分责任，随着战争的进展，还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在欧洲的作战任务，而且美国的“租借”计划也对其盟国的军事行动和它们战时经济的运转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与此相反，德国和日本显然受到它们最初取得的军事胜利的误导，没有动员它们自身的经济力量，直到1942—1943年它们大势已去。它们竭力与同盟国抗衡，不久便招致盟国空中和海上部队对其经济体系的打击。

尽管同盟国的经济力量为它们的最终胜利加重了砝码，加强并加速了1943—1945年的军事行动势头，但事实证明，物质优势本身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冲突的加剧，有关对手的能力和意图的情报对交战国来说日益重要。在情报大战中，同盟国力量胜券在握。对英国皇家空军力量完全错误的估计，使纳粹德国空军丧失了它仅有的一点实现它在不列颠战役中的目标的机会。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在计划入侵苏联的过程中，德国对苏联承受失败的能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结果是，尽管德国在“巴巴罗萨计划”的初始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战绩，莫斯科前线却出现了灾难性的僵持。紧接着这次失败，希特勒又决定对美国宣战——这是基于对美国同时与两个敌手交战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完全误解而导致的战略失误。随着战争的持续，同盟国渐渐在情报方面超出了对手。凭借通过破译德国和日本的电码而获得的情报，英美指挥官得以使战争按照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发展，组织声东击西的行动。俄国利用秘密特工和信息情报取得了同样的结果。

尽管在联合军种、后勤和情报方面具有优势，同盟国仍面临艰巨的任务，需要在使胜利者和战败者同样精疲力竭的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战斗中，一个城镇一个城镇、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摧毁敌人。在这场斗争中，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有能力制定出平衡结果与手段的战略决策。在开始时，同盟国制定战略决策的能力并不比自己的对手强几分。也许最初的失利为同盟国提供了其所需的振聋发聩的经验教训，随着战争的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相反，德国从未动摇过自己在制定计划方面具有优势的信心——事实证明，这种狂妄自大是致命的。

在本书中，我们关注的始终是那些从事战争的军事组织对各种行动的指挥。我们没有忽视驱动战争的战略和政治决策，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军

事效果问题。我们试图解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战场表现；面对非同寻常的困难，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们做出的决策；导致战斗和战役结果的潜在因素；相距数百公里或数千公里分别进行的战斗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书写了一本检验战略与行动的交互影响的二战史。我们试图解释军事决策是如何制定的，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导致了不同的战斗结果。我们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由于能够接触到作战双方的文献和记录，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当局者的方式去了解各种事件所展现的本来面目。在所有的例子中，我们都试图以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家在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时理当了解的情况为基础，对他们的决策做出判断。

我们还相信，处于不同领导层的个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理查德·温特斯中尉（他以一个班大小的部队俘获了一个德军炮兵连及其在犹他海滩后的保护连），到德军装甲部队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和汉斯·冯·卢克（他们用三周多一点的时间便摧毁了法国军队），再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使一群高级指挥官一致聚焦于打败德国国防军），人人都在事件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试图鉴别并讨论那些制定了扭转战争趋势的决策人。尽管我们写的不是一部凡夫俗子的战争史，但我们并没有忽视军队中成千上万的士兵，他们承担着执行那些决策的可怕重任。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在战争的全面分析中吸收了最近 30 年中可以获得的专家研究成果。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情报人员”的披露及其行动意义直到最近才与同盟国其他制胜因素取得了同等地位。苏联解体之后，苏联档案的部分公开改变了西方对东线战争的了解——很久以来，这一历史事件一直是从德国人的角度进行阐释的。作为从自身最诚实的军事经历中受益的老兵，我们相信，我们所写的二战史公正地评判了那次战争的复杂性和意义。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威廉森·默里
阿伦·R·米利特

注 释

① 三十年战争，指 1618 至 1648 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译注。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灾难的源起	001
第二章 军事行动中的革命(1919—1939 年)	015
第三章 德国的阴谋(1939—1940 年)	040
第四章 德国的胜利(1940 年)	058
第五章 地中海与巴尔干半岛的佯攻(1940—1941 年)	085
第六章 巴巴罗萨(1941 年)	103
第七章 亚太战争的起源(1919—1941 年)	132
第八章 日本的征服之战(1941—1942 年)	153
第九章 亚太战争(1942—1944 年)	177
第十章 大西洋战役(1939—1943 年)	212
第十一章 德国生死攸关的一年(1942 年)	237
第十二章 联合轰炸机攻势(1941—1945 年)	275
第十三章 日本海军力量的毁灭(1943—1944 年)	304
第十四章 杀戮时刻(1943—1944 年)	338
第十五章 进军法国(1944 年)	372
第十六章 欧洲战场的终结(1944—1945 年)	403
第十七章 日本帝国的毁灭(1944—1945 年)	436

第十八章 太平洋战争的终结(1945 年)	457
第十九章 战争中的人民(1937—1945 年)	475
第二十章 战争的后果	501
结 语:回顾	520
附录一:军事组织	522
附录二:战争的实施	527
附录三:武器	537
附录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	553
参考书目	561

110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一
1102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二
1103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三
1104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四
11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五
11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六
1107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七
1108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八
1109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九
11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
11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一
1112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二
11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三
11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四
1115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五
11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六
1117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七
1118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八
1119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十九
11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卷二十

第一章 灾难的源起

1939年8月，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处，一群德国人远眺天际，注视着一束瑰丽无比的北极光，它闪烁着腥红色的光芒，照亮了北方的整个天空。其中的一位目击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道：“‘众神的黄昏’的最后一幕不可能比这更出神入化了。”另一位目击者——陷入冥想的阿道夫·希特勒向一位助手评论说：“看上去就像血浪滔天。如果我们不使用暴力，是不会做到这一步的。”^①希特勒这位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完全了解自己话中的含义，因为他即将发动另一场可怕的战争，先是在欧洲，然后在全世界。在一战这一颠覆了几个帝国、毁掉了一代人的国际冲突开始后几乎不到25年，欧洲何以再次走向敌对的边缘？这其实是个有关遗失的希望和黯淡的梦想的悲伤故事。

希特勒即将发动的战争给由权力和国家组成的阴冷、黑暗的世界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因为它将20世纪的科学技术与法国大革命的狂热的思想信仰结合到了一起。1918年的破坏无疑已暗示了这些可能性。但民主国家选择了忘记那场战争带给人们的深刻教训，欣欣然地认为，一战完全是一次可怕的错误，一剂公道的良药——国际联盟加上和平主义的宣言——即可保证天下太平，民主无欺。正相反，1919年的和平化为了泡影，因为同盟国

没有履行其利益要求它们采取的捍卫和平的行动，而战败的力量根本不曾打算容忍这种结局。美国厌倦了欧洲的麻烦连连，撤入孤立主义，而英国继而效尤，将这种孤立主义推广到了自己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只有法国，因为它在欧洲大陆所处的不堪一击的位置，还在竭力维护和平。

从一开始，德国便梦想推翻使它颜面扫地的《凡尔赛和约》。意大利和日本也都不满于它们分担的利益损失，对维护一战之后的秩序兴趣索然，而俄国革命则聚焦于赢得自身内战的胜利，然后在一个新兴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破坏和平的因素自停战协定签署之日起便已出现，由于德国军队仍然驻扎在外国领土上，一战没有最后结果的结局使另一场欧洲大战变得不可避免。1933年1月出任总理的希特勒以及接下来的纳粹革命奠定了大规模战争的基础，这场战争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争夺德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霸权。

阿道夫·希特勒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他的政治敏锐性外，他还拥有完全适合德国观念和偏见的信仰。意识形态是他的学说的核心。尤其是，他拒绝了19世纪乐观的价值观念，赞成一种仰赖种族而且只仰赖种族的世界观。一方面是雅利安人，最纯正的德国人，他们创造了过去的伟大文明；另一方面是犹太人，社会秩序的堕落的败坏者，纵观历史，他们总是在毒害社会。在希特勒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弊病丛生，它们全都源于犹太人从内部破坏文明的努力。希特勒相信，他在自己的种族理论中揭示了人类发展和人类历史业已证明的基本原理。

纳粹所渴望的“生物学界的进化”与其他反对亲犹太人主义的令人作呕的古怪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按照希特勒的观点，缺乏“生存空间”阻挠了德国人的发展潜力；伟大的国家需要成长的土地。结果，德国必须要么占据扩张所需的经济和农业基础，要么败落为一个三流国家。俄国的广阔地域令人向往；在希特勒看来，这些土地上居住着一些毫无价值的劣等种族，德国可以把他们变为奴隶。德国的侵占活动将以消灭斯拉夫土地上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为开端。其余的人口将在随后遭到灭绝、放逐或像希洛人那样成为奴隶。希特勒及其军事或民政下属们在即将到来的五年半的战争期间所做的每件事，都建立在这些观念基础之上。希特勒计划的成功和失败

都取决于领导层表现出的残酷性，以及希特勒将自己的疯狂思想与一种行政管理机构及能够实现他的愿望的军事集团相结合的程度。希特勒在两方面的努力都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

当然，还有许多人在为纳粹主义铺路架桥。魏玛共和国的官僚机构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假消息运动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第三帝国不应为上一场战争负责，1918年11月，军队一直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举国上下的自怜自艾和自我放纵激发了纳粹政党的吸引力。

初始动机

从战略的角度而言，德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工业基础依然完好无损；它的价值领域毫无损伤；它现在只需与一个（不堪一击的法国）而非三个主要国家（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对峙。它的工业力量、它的地理位置及它的人口规模使它具有了欧洲地区最大的经济潜力，而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小国全都对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统治俯首称臣。

然而，这些好处对于一个为1918年的失败感到羞辱的国家来说始终晦暗不明。对纳粹而言，德国的战后经济形势成为重新获得帝国的至尊地位的一种相当大的羁绊。《凡尔赛和约》有关军备制造的限制甚至使以军火业著称的克虏伯工业帝国都毫无军事生产能力。例如，在1933年，仅仅拥有4000员工的飞机制造厂被一群破产的制造商所瓜分，这些人以他们的争吵而著称，而非以他们的产品质量而著称。帝国惟一大量拥有的原始矿藏是煤炭；石油、橡胶、铁、镍、铜和铝要么供应短缺，要么根本没有。结果，德国不得不进口这些原料，以及20世纪30年代，德国所没有的外汇。尽管在军备方面已竭尽所能，德国的生产并没有立即提高到预期的水平。

1933年2月，希特勒确实警告过德国将领，如果法国拥有真正的领导人，它就将意识到德国的威胁，并立即调集军队。如果不是这样，德国就将破坏欧洲体系，而非对《凡尔赛和约》稍事更改。希特勒的直觉是正确的，法国没有愿意坚持立场的领导人。在准备战争的那些年里，尽管第三帝国在军事方面处于劣势，希特勒还是将德国的外交手腕耍得游刃有余。1933年，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第二年，与波兰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消除了波兰这一东部威胁。这些外交活动完全迷惑了希特勒的对手们。欧洲国家几乎毫

无例外地希望希特勒是个讲道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与新的纳粹政权达成和解。

在英国，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只有丘吉尔发出警告：“面对我们刚刚体验过的可怕经历，各位大臣的沾沾自喜令我惊讶不已。我茫然地注视着我们无忧无虑的百姓在夏日的阳光下嬉戏游乐，’与此同时，在北海的另一边，‘一个可怕的过程正在酝酿之中。德国正在武装自己。’”^②丘吉尔其实是在孤军奋战。也许约翰·密尔顿在《失乐园》中有关天使阿布迪尔的句子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丘吉尔：“在毫无信仰的群氓中，只有你虔诚无比；在数不胜数的错误中，不为所动，毫不动摇，不受诱惑，不怕恐怖。”^③

更与欧洲人的心态协调一致的是，在行刑队处死几百名纳粹冲锋队员时，《伦敦时报》对希特勒肃清冲锋队这一纳粹政党的准军事组织的举措的反应是：“无论人们对他的方式会做何感想，希特勒阁下正在真心诚意地试图将革命的热情转变为诚实而有建设性的努力，把一种更高的水准强加在国家社会主义官员头上。”^④

左派政党对法西斯的危险保持了警惕，但认为其威胁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在英国，工党督促援助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西班牙共和国，但在1939年，却投票否决了每一项防御拨款。在法国，莱昂·勃鲁姆的“民众阵线”政府驳回了查尔斯·戴高乐创建一支装甲部队作为对抗军事侵犯的策略的建议。勃鲁姆认为，如果德国发起攻击，不需要什么装甲部队；工人阶级将团结一致，捍卫共和国。他的政府依据社会立法破坏了法国的国防工业，并且继续限制国防开支，以至于就连意大利1935—1938年的国防开支都超出了法国。

1935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将这个国家增添在意大利殖民统治的名单之中。利用意大利在非洲的战争作掩护，希特勒在1936年3月重新武装了莱茵兰，因而冒犯了《凡尔赛和约》的一条最重要的条款。法国的一场导致政府垮台的政治危机使法国人对德国的抗议变得毫无意义。而英国人所能设法动员起来的，只不过是有关正在进入自家后院的德国人的模糊谈论。

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了内战，那场战争加深了希特勒对分散欧洲各国对德国威胁的注意力的兴趣。尽管希特勒向叛乱领导人弗兰西斯科·佛

朗哥提供了一些帮助,但德国的帮助始终是有限的。1936年12月,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西班牙提出的三个师的要求,并评论说,欧洲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西班牙,这对第三帝国大有裨益。西班牙内战如希特勒所料想的那样延宕下来。佛朗哥深思熟虑地拖延冲突,消灭了大量坚决反对他的对手。

除了西班牙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之外,这场战争还给德国的潜在对手造成了致命的影响,特别是法国,它差点因战争的政治余波而四分五裂。英国政府在道义上无可指责,但丝毫未曾阻止双方在军备和人力方面的激增。斯大林提供了军事装备。不过,除西班牙以外,意大利损失最大。通过向佛朗哥提供“志愿军”和武器,墨索里尼减缓了他自己军队的现代化。意大利所得到的全部回报是佛朗哥在20世纪40年代的动乱世界中未曾保持的诺言。

在他于莱茵兰取得成功之后,希特勒的计划一帆风顺地进行了两年。然而,德国军队在1937年秋军事演习中的表现表明,秋后算账为期不远了。墨索里尼和英国的埃德蒙·艾恩赛德将军之流的观察家在离开东普鲁士时,对德国军队的效率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德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它没有足够的外汇来支付进口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所需要的原材料。从1937年9月到1939年2月,这种短缺阻碍了德国的工业生产,只完成了计划定额的40%多一点。

1937年11月,希特勒会见了他的主要顾问,讨论这些战略和经济问题。几分钟的会见表明了希特勒的看法:帝国必须迅速开始一种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对未来的可能性的预言未必都能实现,但短期目标——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则伸手可及。不过,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布隆贝格陆军元帅(作战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外交部长)反对希特勒的提议。他们三人一致认为,德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不成熟的调动可能导致灾难。讨论不了了之,尽管就在这个月,布隆贝格下达了经过修订的应急计划。

高级顾问们的犹豫不决令希特勒深感不安。在1938年1月底,希特勒开始行动。布隆贝格与一个“有着不光彩的过去”的女人的不般配的婚姻为此提供了借口。将领们要求布隆贝格离职,希特勒乐不可支地顺水推舟。接着,利用捏造的同性恋罪名,希特勒转向弗里奇,同样解除了他的职务。

为了完全肃清流毒，希特勒用他的门生约阿希米·冯·里宾特洛甫取代了诺伊拉特，与此同时，他使其他许多高级官员退休或调任。接着，希特勒对作战部长本人采取控制措施，任命威廉·凯特尔将军——甚至在德国将军中也因阿谀逢迎而著称——担任他的主要军事助手。

这次肃清活动预示着政策方面的重大转变。希特勒现在控制着军事和外交两个官僚机构。然而，胜利是短暂的，指控弗里奇的案子因为党卫队（纳粹政党的治安部队和秘密警察）的无能而被撤销。到1938年3月，就在军事法庭对弗里奇的审判开庭之前，希特勒与军官集团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

对峙从未发生。因为在党卫队指控弗里奇的案子正在得到澄清的同时，希特勒正醉心于“合并”梦想——吞并奥地利。在2月中旬与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的一次会谈中，希特勒要求暗中破坏奥地利独立的特许权。反过来，舒施尼格宣布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决定奥地利人是否赞成一个“自由、独立、信仰基督教的奥地利”。恼羞成怒的希特勒下令调兵遣将，进攻奥地利；与此同时，纳粹向维也纳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维也纳妥协投降。奥地利分崩离析，奥地利内部的纳粹运动和欧洲各国的麻木不仁为它的毁灭雪上加霜。舒施尼格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辞去总理之职，允许纳粹分子阿瑟·赛斯-英克瓦特担任总理一职。随后，匆忙调集的德国军队开进了奥地利。心醉神迷的群众欢迎他们的新主人，而另一些人则千方百计地逃离奥地利。希特勒的情绪因他的奥地利国民的一腔热情而大为高涨，几乎立即宣布了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奥地利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比那些即将步其后尘的国家显得更心甘情愿。

“合并”终止了因弗里奇的离职而引起的轰动。德国军队不费一兵一卒地完成了它自一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行动。然而，军方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不关心行军纪律，装甲部队存在机械和后勤问题，军队调集的方式不科学。像以往一样，军队准备开始从自己的经历中汲取教训。

尽管“合并”没有解决德国作为一个资源短缺国家的长期战略问题，但它确实带来了短期的帮助。奥地利拥有数量可观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立即为第三帝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助了一臂之力。当时有人估计，“合并”带来的财政收入承担了1938年剩余时间里重整军备的花销，而到1939年，奥地

利的工厂正在生产 Bf109 型战斗机,并为第三帝国的优质钢材生产贡献良多。奥地利战役在军事和战略方面也净赚不赔。德国现在从三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都直接接壤。奥地利军队尽管良莠不齐,还是为德国军队增加了 5 个师(2 个山地师,2 个步兵师,1 个机械师)。

海因茨·古德里安之流的德国将领所写的谋一己之私的回忆录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说“他们的奥地利同志”为加入新的“更伟大的德国”军队而感到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事实上,从军政两方面而言,国家社会主义的沉重魔掌都落在了反纳粹的奥地利人头上。30 个奥地利高级官员被囚禁在达豪,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谋杀了威廉·策纳将军,他是舒施尼格内阁的国防部长。然而,有太多的奥地利人热情洋溢地接受改变;党卫队把持的德国报纸《黑色军团》欣喜若狂地评论了这种“诚心诚意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奥地利人打算“在 14 天内完成我们直至今日仍未完成的向北部的缓慢进军”^⑤。

捷克危机与慕尼黑

欧洲主要国家对“合并”的反应相当冷淡。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向他的内阁承认,德国的方式令世界震惊,是“权力政治的典型证明”^⑥。不过,三天后他告诉外交政策委员会,英国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外交进程。由于奥地利现在牢牢控制在德国手中,捷克斯洛伐克显然成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但此处的战略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捷克与法国和苏联有联盟关系。因此,德国突如其来的行动会促使一场重大冲突迅速发生。

1938 年春,吞噬了奥地利的战利品、正在维也纳欺凌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的德国转向了捷克。一个由超过 300 万的有德国血统的捷克人(占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的近 20%)所组成的少数民族居住在捷克边界沿线。地理位置已将这个少数民族牢牢安置在捷克设置防线的地区内。此外,近代史提出了一个有用的问题,利用这一问题,希特勒可以驳斥英国和法国的自由派:自治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希特勒立即着手准备暗中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使它变得孤立无援。

在军事方面,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于 3 月 28 日开始着手部署德国军队,

准备从新近获得的奥地利领土向捷克发起攻击。5月中旬,捷克人因获得了有关德国部队调动的情报而变得警觉起来,全民动员,忙于建造防御工事,以保护苏台德地区免遭德国人的突然入侵。希特勒怒不可遏,而主要欧洲国家则再三掂量。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决定姑息德国,即使他们不得不抛弃捷克,而希特勒决定在1938年秋季的一场军事战役中摧毁捷克共和国。危机爆发九天后,希特勒签署了新的部署计划,计划清楚地表明,他打算毁掉捷克斯洛伐克。就在同一天,他下令工程部队加速修建西壁——德国西部边境的防御工事。

希特勒的侵略政策遭到了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的强烈反对,他坚持认为,如果德国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就将引发一场德国无法获胜的欧洲战争。然而,贝克的立场没有得到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的支持,此人已深为这样一个事实所累:希特勒使他跳出了一桩不幸福的婚姻。部分问题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德国政府系统中,没有让军事部门评估战略形势的机构——这种事态不仅迎合了希特勒的意愿,而且迎合了那些部门的意愿。因此,1938年夏季,人们发现,德国空军和陆军将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准备摧毁捷克的计划上面,而贝克在8月底的辞职没有引起将领们的任何反应。

到9月中旬,纳粹的准备活动已变得极其嚣张,张伯伦开始进行阻止战争的个人斡旋活动。9月14日,他飞往德国,在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进行了会晤。在听过希特勒的独白之后,张伯伦询问德国的条件。随后,首相返回伦敦,说服他的英国同事、法国人以及捷克人:放弃苏台德地区是和平的惟一希望。法国人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无意进行战争,而在失望之余,捷克人放弃了这一地区——鉴于他们国家的规模,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但与一年后处在同一情形下的波兰人和芬兰人所表现的行为截然相反。

然而,当张伯伦返回德国确定条件时,他发现,希特勒没有丝毫和平诚意。希特勒拒绝放慢军事准备活动的步伐,这在英国和法国人中激起了公愤,但张伯伦和达拉第不打算采取强硬立场。尽管希特勒拒绝了一项解决方案,可英国首相仍然认为,西方国家应该继续走姑息之路。正如他在9月27日告诉自己国人的:“只因为在一个遥远国度,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在相互争吵,我们就应在此地挖掘工事,试用毒气罩,这是件多么令人恐怖、荒